



陶文簡公集卷之六

記

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州縣復得置學自宋慶曆然其時或舉或罷廢興尤
視守若令能否明興膠序徧郡國秩祀嚴備文教蔚
然而建置久土木敗蠹廟貌或弗飭籩豆簠簋殫闕
春秋奠享至取給市肆無以稱尊事先師之典學徒
挑達散處舍宇皆圯敗無資於公以聚之滋用刳弊
又非所以隆教化也其舉墜救敗飭與弗飭亦恒視

守若令能否豫章羅侯治會稽三年綱目畢張尤先
於造士月朔旦拜謁文廟肅瞻棟宇歎其故敗謀新
焉數月訖工階配圭厲丹堊旣煥日器弗庀不可祭
也遂謀更壞者補所未具旣具矣日無公田以養於
是籍臯者產於學凡爲田若干畝蕩若干畝初侯之
至也屬當賓興士謀日會稽與山陰俱郡輔邑士之
材美無讓焉而試者額顧縮不可於是白王者增二
人著爲例凡鉅至廟堂纖至什物遠者廩士之田升
士之額前二百年所未備後垂無窮皆自侯振修之

嘉惠邑人士甚盛胡可無紀於是學教諭某訓導某
某偕弟子數十輩以文屬望齡而記之系以言曰孔子
之道遠而彌尊久而彌章歷漢唐洎宋而追崇之禮
紹明之功備矣其爵自公而王享自像設而鎮圭袞
冕祀自闕里辟雍而荒服下縣不亦遠而彌尊哉漢
時諸老先生傳言駕說而已自王通韓愈迄于濂洛
關閩而大儒輩興神領步接遂胤其統不亦久而彌
章哉雖然吾猶將援禮方道而言今代之尤盛也夫
像設以肖之王祀以尊之吾未知肖與尊之何如也

像者土木而豈其人哉爵以王貴矣而議者猶嘵嘵於帝號何者稱王於今而貴可加也我肅皇帝之尊孔子也不然更像而位之去王而師之更像而位則其虛也而後祀者洋洋乎如有覩焉夫子者魯一夫也而道則師也還夫子以一夫而師之則其質也故其尊出乎帝王之上而不可加蓋無肖之而真遇無爵之而尊全矣往古之事孔子未有善於是者也嗟乎後之學吾孔子者將亦有像設而王祀者與孔子所知者知之可者可之而夫子固曰吾無知吾無可不可然則彼所學者夫亦其像耶孔子之道常道也辟之位猶魯一夫也後之推尊者無以喻其大而祇卑焉此王祀之類也當正嘉間越有鄉先生者起而一剗其陋撤膠固之像設而洗虛謬之王稱於是學者稍稍有闕見而夫子之道昭融朗耀易簡而彌高往古之學孔子亦未有善於是者也先生之教始於鄉而盛於大江以西西士之服膺先生也甚於其鄉比者先生業俎豆孔子之庭矣說當易行孔子之道當日顯羅侯又其封邑人英敏特達尤西士之賢

者而適仕於此知必有以明其道也夫學校者將使人聞道而至於命者也予不敏將與邑子共承之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陬齊門內湫阨庫隘厥制大弗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汀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爲新學據向高塏位置以良邑人士咸謂吉遷焉然翺革之始取大規或闕疎有弗遑矣歲旣久殿廡講舍漸陲靡不治補罅飭新實維有待洎萬曆戊子而歷城周公以都御史濟寧李公以御史來治吳長育其材

彥而本之黌序念前績未竟以虞其墜親蒞視之而卽功焉乃糾役徒料木甃丹牖舍菜之廟鼓篋之堂有闕有絕無易其舊而煥若更始乃審形面勢綴所未賅締樓於尊經閣之左方曰聚奎亭於右爲敬一閣於東南者曰文星梁其東畔曰升龍乃樹其棹楔曰興賢曰達材乃治外河紆其流如半壁舟行者如縈向拱揖焉乃廣內池闕地九折注外流委於內凡役若干日而竣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纘舒公之烈而詳備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

而士之登於是者實綦盛是役也文事其愈興乎夫
二公之嘉惠也胡可以無誌視諸永久則委文於余
余受而次其事重以辭曰昔者周道之盛黨庠遂序
鱗次中國而吳逖遠弗與蓋延陵季子聘使於魯始
得觀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竭蹶
數千里從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於文物道術
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彬甚盛
子游氏鯁冠秫縫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土風清淑
易嫻於文則從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於齊魯士生
而讀孔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昔僻陋鮮聞之患而
長洲吳都會地其文事不後於旁邑意者斯道蕪廢
流習失真以爲二三子懼若文采之末升進之數其
何有焉夫先王之教期於使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
質不憂人之去乎道而憂其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蓋用之而能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
秀而又非可傳告而旋曉則多爲方以養之其纖者
至於操縵雜服之習六書九數之事賓客車馬之容
枝繁葉蔓文飾備具而其旨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悒

然有以自得乎質性而止其多駢藻飾者非以爲文而所以適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之教者文有餘而士顧多質追教陵遲士皆迂其煩細憚其勤苦黠慧趨捷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撻城闕青衿刺焉蓋先王之文漸盡矣而後世之文興無以自還於質而至於滅質又非特亡質焉已也禮壞樂頽投手而戾其節搖頰而悖其倫噫鄙甚已而猶或謂後世質遜於古文或勝焉不滋謬乎古者士幼而入學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仕者範士故士貴而仕者尊教旣衰其爲士者非直無大異於日用飲食之民而知溺其質甚或先王所棘寄而不獲與民齒者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學而趨尚倡率抑又圯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者幾無以重庠校而尊貴之實蓋微其從來遠矣吳之先旣僻遠無以與被于先王之文而後世之文不幸又最盛于天下滉其流而日泱泱焉而又奚所歸泊夫性也者終古而未始有渝自反之自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效其實處則植其表爲號也貴爲道也尊焉可不自勉余不佞

異日歸老里塾非敢謂其昧劣有足師也庶幾道術
謠俗之盛美與二三子共覩之其無負二公於今日
矣

成安縣新修儒學記

成安踵勝國舊爲學宮堂宇宏壯稱畿內而尊卑密
疎之制或弗中倫成化訖隆慶繕除之役間舉仍訛
因陋未嘗曠然大易其故積歲弗治塗墍泯滅椽題
覆撓敗垣半立帷幕筵几罍洗登豆之屬敝壞逋亡
咸弗中度肖芹劉君令茲邑修謁庭廡下循覽歎息
思刻革簡謬用嚴秩祀崇政教之原本爰謀博士生
徒暨鄉先生僉曰幸甚雖然公財殫闕無以贍事明
府仁恕縱舍金矢靡輸因改大役義不以獨煩公家
請分植具貲於是蔡參知某任東廡蔡明府某任啓
聖祠鄉進士吳君維東國子生吳君維寧任鄉賢祠
餘乃屬令令捐金穀鳩工力以先之毗士響應萬曆
三十年春二月告役於廟明年孟冬乃落成先是啓
聖祠在廟門東南隅不稱尊親推報之義而名宦鄉
賢二祠夷於門屏猥褻尤甚僉議更徙文廟後故有

訓導宅於是改祠啓聖遷名宦鄉賢祠於廟門左右
序而以故啓聖祠祠文昌名義順成灌獻以序幣纂
新靚什器完好諸生安從善又以私財市銅鑄酒壘
簠簋爲屬四百十有六於是矜佩之士瞻厥廟貌樂
其成功之易也謁文以記之予惟成安古者晉乾侯
地夫子作春秋詳其事於齊晉齊晉者諸侯之長聖
人所欲托以行道者也竊恠當時車轍所適衛齊鄭
宋陳蔡荆楚之郊屢矣晉大而邇魯未嘗一至蓋臨
河而返洋洋乎有餘思焉豈其國大俗龐上權譎師
武臣未可告語耶然仲尼旣没子夏居西河其人尊
事之疑於夫子而子貢之徒段干木田子方皆以其
道爲諸侯師流風籍甚道術光顯未有盛於茲者則
嚴師重道彬彬顧化之美宜莫二三晉若然後知聖人
之教蓋久而彌信也乾侯竟邑魯寓公居焉意其時
習魯人聞魯事聖人神化之道稔於耳目宜必有聞
而興起尤異於他邑者而今特不可考耳去聖人之
居若斯之近徒以伯國餘俗習尚譌謬間嘗竊聞餘
風而無以一辱其車轍雖或得之於没世而失之於

當身土壤之所役屬、疆域之所附麗、宜亦有幸不幸
焉。明興而成安列於畿輔、地官卿敬敷之典、大司樂
咸韶之教、朝布夕施、蓋孔子之道大明於昭代而
成安與於首善、士生於茲、其亦甚幸也哉。當嘉靖初
前令桂文襄公以言禮親幸、驟都顯要、方是時正封
號、定禮樂、嚴所以崇事先師之制、悉洗前陋、歸於至
當、文襄宜有助焉。然區區一鄉之校、顧有未遑、而以
需諸來者、將時各有在與、遠者於四方、憲於百世、近
之一邑、而皆足以明因革之數、崇殺之等、有功於學
官成安之多賢、令信矣哉。

重修勳賢祠碑記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
道道則事妨道、於是、有去有就、有伸有縮、實實擴虛、
交瘳而迭勝、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
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譬諸鏡然、照卽其物、物卽其
照、萬機竝應、照者、故虛、希微澹泊、所照、故實、不可二
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明王先生揭之、
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微、稱乎、詔之以中、

而不識何謂中詔之以存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
得已標之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
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濕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
微顯皆舉之矣堯舜之所以君伊傅旦奭之所以臣
宰相與講明之授時敷治陳訓矢誥其義也明廷位
著其講肆也荃宰長貳其人也周衰教失而道事始
裂夫子傷之故曰與吾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
深切著明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言道之卽
事也後世豪傑之士驚於功利不復聞道而一
道者率剖同析異不能疏觀於會通蓋世運闢而後
真儒興於是先生躬挺上智窮微極深豁然頓獲本
心於憂患艱貞之際其道以不學不慮爲宗故千變
萬容而常虛以格物爲用故寥焉無一事而常實明
此之謂道德抒此之謂詞章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之
謂事業其施於用也逢比讓節左史讓文管葛讓政
穰苴讓算而其原至簡也至易也排難匡朝定至楚
濟甚險而皆日用飲食之常也文告雜還毀鈴呼吸
而皆著明深切之教也所明卽所行所言卽所用於

是儒者闕疎無用之誚與理學家虛靜閒寂不可成
務定業之疑先生業以身示之足以破羣說關衆喙
而道德事功之途至是昭然合爲一轍愚嘗論古今
道統唐虞而君殷周而相春秋而韋布漢解陵遲更
數千歲而天乃以濂洛還孔顏姚江還伊周非妄說
也先生之教旣大行海內其聚徒築舍以講明其學
者徧於江之西南武林天真精舍則其生平游而樂
之旣沒門弟子相與追祀者也萬曆己卯當事者不
悅學例毀天下書院天真在毀中後六歲甲申詔還
所在書院宜復者浙撫臣萬安蕭公廩以天真請朝
論建之更精舍曰祠賜今額於是廢垣復礫撤材
復棟原田悉還俎豆如禮而先生之道彌用光耀當
柄臣用事其初指欲以絀游談崇實事而其弊至師
用申商剪棄道德蓋學之不講教之不明道道而事
事惑其兩岐而迷其本一也天子曠然改轍宣需
德音錫號勳賢兼總德業炳然明示萬世以事理無
二之學於是先生卓偉之烈精微之旨昭揭兩言而
朝廷報功崇德彰教淑人之典亦並行而不悖於戲

盛矣祠復亡何墉瓦穿敗丹堊剝蝕積且頽圯侍御
史盱江左公先生私淑弟子也丙午來視齋兩浙顧
瞻廟貌如痾在躬會清江聶君令錢塘亦夙聞微言
竝肩廢緒同德協力相與謀飭新之以丁未某月鳩
匠事某月竣工漉漫陵夷咸就完朗凡用齋院羨鍰
若干兩視事董成皆聶君之以精舍中故有先生集
版多散軼君悉購諸民間補其殘缺遂爲全書先是
祠前八卦田之中有亭曰太極燬於火至是復建凡
侍御公經畫所未逮聶君咸用貲力究成厥功以還
舊物蓋王薛歐鄒厥蹟始肇繼而興復葺新其人皆
江右之產也先生功業教化於斯獨盛抑何豫章之
多君子乎書曰若作室底法乃弗肯構事艱於創逸
於因率類是也先生出百死倡絕學而學者弗尊弗
行口蹈意涉俾師說第廢學舍足處土足贍而鼓篋
之堂鞠爲茂艸以忘肇造中興者之勞田穀充羨數
歲所積足以飾榱桷除宮庭而有司置不問坐待頽
壞數者皆吾儕後來者之恥也詩曰吁嗟乎不承權
輿尚念權輿哉

重修陽明先生祠碑記

物必有職得職而後物舉農職耕工職器胥職簿領商職貿遷耕器簿領貿遷者所以爲農工胥商者也性者人之所以爲人故人之職在乎知性農不知耕工不知器胥不知簿領商不知貿遷是謂失職失職則無以爲農工胥商魁然命爲人而不知性何狀此亦失人職矣羣職墜一則一事曠人職失則人曠古先賢哲皆畢世以研之羣居以辨之黽黽亟亟若甚饑和寒之不可解凡以脩人職而憂其曠耳吾無遠

引維我陽明先生天授超穎平生所建立尺節寸膏分句數輩皆足憑睨而介立榮名而潤身而先生視若秋雲絢空不足有也自登朝蒞官至窮愁竄逐之鄉鋒馳刃接之地巖居林臥之時靡不集儔侶正衣冠徵詰講明於此學雖處羣姍涉至險而不變不疑蓋明此之謂人悖則禽迷則鬼矣人曠而入於鬼與禽此至痛也至哀也先生憂之故拳拳思與天下共舉其人職無使曠佚而標指二字以立判乎人禽鬼之關所謂良知者是也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

自天閣 卷六
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
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
聞泯覩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
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遣矣良知者所以爲人而遠
禽與鬼之路也誠舉人職則先生之學不可一日而
不明其功亦不容一日而泯道衰教溷良知爲鈴說
末俗侮聖耳歎心訾反指爲浮浪之談迂緩不切之
務詞章聲利汨汨滔滔終身於雰霧醉眠之境而猶
自居爲實修庸履嘻其亦惑矣先生祠堂肇建於嘉
靖十六年時御史周公汝員實成之有司以歲時庀
俎豆門人自汝中先生以降嘗率其鄉人講會於中
歲旣久像設榱桷丹青弗嚴階城陵夷垣圯庭穢御
史皖魯岳方公以齎使者省方會稽祇謁祠下爰檄
山陰令余君以贖金若干兩鳩工飭新之再閱旬夷
者圭敗者堅黯者煥登先生堂爲之改觀易慮若懦
起什植而暗破也方公尊人談道江淮之間蔚爲儒
宗人稱本庵先生公紹明庭聞超然自得於良知之
傳獨契微奧嘉與越人士脩舉絕學作新之旨寓諸

廟貌工甫竣會巡撫都御史贛紫亭甘公視師海上
道越乃用牲於祠大鳩其郡縉紳文學之士登壇講
道爲言良知在日用非闊迂虛遠之謂聞者灑然蓋
祠之興七十餘禩而二公始以憲節之重式臨之褒
崇闡繹相責於一時甚盛事也山陰令過予請鏤文
牲石以紀其盛予維古者仕而歸則教於其里沒以
配社謂之瞽宗是學校之始也孔子孟氏之道足以
師天下萬世故秩祀徧於郡國然鄒魯之鄉彬彬如
也學士大夫咸宗之先生於越所稱鄉先生其祠蓋
古者瞽宗之義而越于天下所謂鄒魯也地近勢親
守其道爲甚易其士之賢不肖學之明晦足以繫四
方觀視其責甚重且艱夫不圖其所艱而屑越于所
易誕媿無信浮談不衷以負其上之人所以章教厲
俗之意此易所謂匪人溺其職而弗舉者也意者予
亦未免與噫可懼也哉可懼也哉

勅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師碑記

覺皇之教垂跡以昭本懸象以闡法示身現刹妙旨
斯炳故圓功臻極則雜華超居于他化至理絕請則

稜伽寄談于靈嶠由斯言之混萬流齊衆味至博而
不得其涯者莫踰于海故毘盧遮那普周之理倫焉
奔風霆濡日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莫踰于潮故圓
通大士返聞之機冥焉然則白華淨國見居梅子之
岑海岸琳宮對峙寶陀之剎可謂義偕名適理與象
融者已勅賜護國鎮海禪寺者觀世音菩薩道場
故所稱海潮庵也天門右闕寶峰後擁素濤萬里東
臨娑竭之營窟金沙千步前屬瑠璃之階道萬曆辛
巳有楚真融法師者字大智來自瑩華肅禮菩薩遂

啓

卓廬于光熹峰下把茅麤營海月照頂一菽纔飽山
鬼嘯梁法師嚴淨尸羅精勤禪誦喬嶽挺其孤志冰
霜凜其雅操結跏而斥鷃巢棘持名而化佛迸齒蘭
馨谷中鐘徹宮表居及暮月聲滿四方伐薪汲水羅
黑白之英秀航金輦粟徧東南之輸灌遂以明年仲
春始躬圓通寶殿像設莊靚千花競勇規摹宏遠百
礎嗣作雖法日就傾而道風彌扇名聞內廷賚出
中帑萬曆乙巳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
太后賜銅千佛浮屠一座白金四百兩建殿安置是

汲

以有千佛之閣 皇帝賜經一大藏導以寶旛是以
有華藏之樓明年復遣御用監太監張貴齎送滲
金佛像一軀錫之寺額而先是普陀寺燬 天子使
中官護建之至是落成 宸藻旣頒 天榜交煥于
是茲山內外二院之稱仰同于兜率亦猶東西兩林
之寺角立于匡阜也望齡嘗緣母疾皈依名山瞻化
樂之宮庭詢智師之躅跡喟然嘆曰自予行游京都
徧歷梵宇壯哉觀乎觀茲鮮矣而咨問碑板尚缺記
文願竭心思遂忘蹇陋已而 嘉名肇賜 聖澤申

重虞廷卿雲光華於域內軒帝廣樂震動於海表秋
蟲微燭衣被聲光亦有述云爾詞曰

性海澄深智津廣莫萬派來同羣漚出没滔滔大壑
何異壘空粘天倒漢全海漚中至道無私小機自物
保此一微擯攘溟渤憑生罔疾善逝興悲竝哀衆藥
競走羣師積藥隨宜諸方異說選擇圓根如鍼蹈穴
色香匪徧觸味合知意根沩沩五用不齊十鼓遙闐
千垣冥度幻泡消空海天得路塵消聞復六根反源
爍迦羅眼橫開頂門眼聽還親耳觀元徹現法界身

見聞解脫生盲長夜鼠壤蟻封菩薩住處鼈死蛟宮
衆生蚩蚩有耳如聵菩薩演法潮音澎湃朽宅嬉遨
醜杯懷宴黑風鬼國履險生善鐵蓮離淤縞衣去涅
金剛白淨對治黑業我觀雜華五位齊彰須彌他化
蹟現殊方又觀如來與大菩薩於楞伽說離攀援法
良哉大士慈悲自在眇劣衆中盪之雲海飈馳山擊
銀濤浩然竹林梅樹邈矣無言法付人王事資戒德
海岸沈憺禪棲兀嶽英英智師厥產荆潭雁門峨嶺
踰海南叅萬善夙薰羣緣自會如如意珠出生無礙
瓢笠始屆蓁茆旋剛屠蘇等制蝸室同慳帝館馭娑
天宮忉利渠渠廣庭告成彈指道風遠暨聲聞于天
金經寶塔來自幽燕鴻名肇興天榜有赫二甘露門
齊開海國佛化何垠 皇仁靡匱血氣之倫施以無
畏 皇仁等佛有慈有威凡此窮髮敢不來歸菩薩
成道爰先供養我及衆生翹誠皈依

杭州雲棲禪院法堂記

昔世尊以五時彰教隱顯權實順布而不忒若溫綿
涼簟隨候異設凡以逗機宜適根莖而已正法東嬪

師資角立曰講曰律曰禪竝而爲三然軌轍同歸君臣遞用斯亦一代時教之遺也天目中峰師有言密部如春慈恩如夏南山律宗如秋教外別傳之旨如冬自祖燈輝三家替法久生濫藥療權施雖離言絕跡之塗而言跡具焉大智翔規則律該圭峰詮經則教設至永明天衣而降多寄指蓮邦默標心土持名淨念殆庶幾所謂密者然則少林一宗四序備矣由是以觀一氣燠寒而歲成一音開遮而化闡莫不因宜而建之遇變而通之離之以提宗合之以成務其致一也像季陵夷學者文言依通未嘗有古先生研幾極深之用在有以率情資空以護過而欲圓契法界密還心源此與兒嬉嚙語何異嗟乎禪學盛而教律薄禪學衰而教律亡矣破器焦種道所不載猶謹於衆曰吾宗固然儀範弛解觀行滅裂而菩提達磨單傳之教亦掃地盡澶漫流洄無甚茲時者昏衢積晦慧日乃升於是雲棲大師應期運秉慈願挺生於寇族飛藻於儒苑然後辭榮捐愛薙染登具荷包咨叩百城忘疲隆慶辛未歲始返錫武林五雲山之西

塢宋伏虎遺刹在焉礎石就泐餘堵纔存而師蒙露
戴星晏坐其下久之方刊灌莽成芟舍繩床瓦鉢獨
寤弗諼而已然薰之以戒德扇之以玄化慈戢猛獸
誠感霖雨於是遠近吐庶順風爭趨輸材赴工如水
投壑無何而役竣仍其始號曰雲棲禪院門殿不設
庖湏具體惟禪室法堂制稍崇敞以奉經像集徒侶
蓋大師夙志也大師之教革僞正訛貴繩檢黜戲論
一歸於真履底於妙悟謂綱紀道谷者莫大於行是
故有緇門崇行之錄覆護羣動者莫尚乎慈是故有
戒殺放生之文嚴淨尸羅兼資物我者莫廣於梵網
是故有戒疏發隱之義頓超直指剋證靡濫者莫要
於禪是故有禪關策進之篇於後後世爲大津梁於
諸方便中出勝方便普被羣機橫絕三界者莫徑於
淨土是故有彌陀經疏鈔之作嘗稱曰阿伽已疾如
意雨寶總羣塗而一貫者其惟持名一心乎其進爲
行淨爲律契爲法究爲禪以故師之唱演靡所不備
而宗趣有在緇素之徒咸望大師爲善導雲塢爲極
樂交廣庸蜀幽并冀朔之遠莫不繭足飯禮延頸嚮

化與於壽室者不可勝數而師尤隱解顯行撝謙不
居痛抑狂濫躬爲之隄岸終身退然處於學地雖凡
衲單士通謁而至者咸與之均禮於戲非盛德何以
臻此乎而昧者謂院以禪名宜杜塞岐徑獨蹈大方
紹明從上以來單傳直截之指若以是爲師少者夫
治水者撤堰而瀉之築防而居之乳兒者塗苦而禁
之洗滌而養之惟其宜適也世降習偷邪師謬解如
波如馳苟務泯相毀教等持犯均淨穢決實於旱秋
絕哺於飢子豈大士匡時應會起極弊振將絕之道
哉俗善畫龍見龍而驚塗羹雜陳而笑耕稼者不亦
舛乎是山形勝洎創建緣起詳載大師所撰記及董
太史其昌碑中故不具具言師所以應化拯時有功
宗乘者勒石講堂詔於無窮

崇圓寺碑記

代平倩作

希有世尊醫王療世哀憫衆生没在病惱猶如小兒
病患所起因傷乳生食消病除方藥匪異諸迷妄人
緣愛生病於身命財三虛妄中生堅固取佛慈憫故
念欲救療當令生捨捨諸資財財之衛身如賊徒衆

衛其王主徒卒散遣賊主自孤於非久時旋受夷滅
財執滅己身見自祛又如病人標症雖輕要當先解
而諸愚痴溺沒財利蹈險走危不顧身命以是思維
貪貨營身貪劇本忘身愛俄失顛倒迷謬互爲重輕
二貪相成有何先後故諸施法財施最先有大賈人
善巧籌計多出貲寶散滿聚落而此賈人非爲唐棄
愈散愈饒智者亦然自念身命終當隕謝其未謝間
衣飾飲噉所需至少縱愈豪富珠鬘寶衣金玉圍繞
然於血肉堅軟異倫寧有非類而相媚悅諦思情妄
在兩眼睜而此眸子細如黍豆妄從何生如是審觀
貲寶何益身命殂謝慳業自縈如人守錢不善營貸
子亡母耗本折餓死智者思念是諸貲寶深有功德
是爲舟航濟度險難是爲刀劍護諸國土而愚無識
操弄失度以自屠溺名可哀憫當及饒足身強健時
造諸福利三世諸佛恩德甚深塔廟所在則爲佛在
恭敬嚴飾第一敬田及諸貧窮亦作佛想持此功德
迴向菩提不希人天有漏果報清苑下邑安肅之墟
有石如來神通說法不可思議其名崇圓顯達之寺

歲久漉漫風雨所摧有大檀越姓某名某現富貴身
脩清淨業常以資財作佛事化其圯敗爲帝釋宮
亦具神通不思議用爲作頌曰稽首不動尊無去來
住法恒沙十萬界佛身常充滿大慈憫衆生故示往
來相衆生識迷倒以動爲身心於有情無情故作法
分別有情非木石木石非有情以是妄思惟心境相
乖角我聞維衛佛與迦葉尊佛示現於東吳石非浮
梗倫水不任浮石汎海而自至其事乃希有崇圓寺
石像來自雄武鄉飛空若棗葉希有亦復然地礙風
性空水冷火炎熱四緣無自性亦無和合性云胡一
身中風水二輪轉鼓動地堅礙而有行動相四大冥
無覺木石何以異動相從何生希有亦復然佛紫磨
金色八十種好身衆生聞說法令顛倒心目石如來
善說動不動平等如是妙法音聞者生淨信甚於金
口宣大力大慈悲神妙絕思議願加被來世共聞常
住法

慈慧寺碑記

京師道法所在凡釋子荷包求道者必至焉精藍鉅

糾徧都城內外四事之奉甲天下以主四方來遊者
宜有餘地而客僧至至靡所弛擔媮衣食長子孫以
爲固然其從來久矣當佛法盛時鳴槌聲鼓龍象角
立爲椽林者所在而是學者飽於參叩莖虀粒米大
作佛事片語揚播聞者皆曰某家子孫固在雲耳高
曾血胤相屬皆可圖譜迨其衰也以京都繁庶塔廟
崇廣檀施供養之饒而衲子至無居食以謀道況其
他乎古嗣法今世賢夫非均之謂子孫與何公私盛
衰之質絕也吾聞京師棲衆飯僧之所惟千佛寺千
佛者徧融大師所居也於茲有慈慧剎而成之者曰
愚菴法師法師蜀之某縣人幼從父出家剃染受法
於某山某師慧業該洽尸羅精整始弘法大乘也卻
金幣如干不受曰吾以奉塵刹衆生上報十方佛其
何敢私已衆爲菴於某處有屋數楹師慨然曰令吾
有片瓦覆頂者當以奉塵刹衆生上供十方僧不侍
囊鉢不畜徒子終靡私焉於是道價翔義聲鬯自
至尊上洎慈聖皇太后下迨貴璫外訖於朝士賜
賚供獻不表景來不呼響集金地旣拓寶構俄涌終

始八年而殿宇門廡寮舍庖湏楸林所宜有者靡不
具備像設經藏嚴飾精麗加焉堂之名六時飯禮清
衆棲集誦習以藝嚴法華止游錫以旦過瞻病送亡
以延壽咸摹古制補今闕失凡寺屋與下院之在黃
村者楹八十有奇蔬粟之地畦三千有二百畝五百
於是雲來之衆遊京都者始有所投足安居靜慮聞
法思脩以滋長其道業而無饑飭疾患孤露旅泊之
憂法師介然一軀飲水戢蕉其中顧若客寄然於戲
斯可謂爲法忘已者已大雄氏之道吾無能名蓋所
云至人無已而已萬物與儒者大公之旨庶幾近似
而世廼言釋氏道私夫與物爲已者命之曰公且無
當而私云乎哉常住之律體局用徧其宏則十方四
衆爲一室而其纖也鍼芥之犯如丘山然推公而禁
私卽世教宜不逮是也諸寺于檀者皆有專專故僧
長子孫於是而施者家若族姓子弟常起而毀之報
私也以爭物理固爾茲寺也 聖母洪慈 天子神
道之教集衆信羣力而成焉以法爲界以道爲世以
世主妙嚴爲金湯守以十方四衆堅以大行之山大

願之海沙界有壞是固歸然而存矣捐資經始者中
貴人王君効李君朝王君秩張君忠李君棟張君惠
張君安莫君朝凡如千人買田圃之需出黃都督某
許兵備某黃侍郎某楊儒士某與余友前宮庶公安
袁伯修某今南充黃平倩某而平倩與愚菴法師爲
鄉人特善所施貲力爲多寺故有碑前禮部尚書李
公某撰其記黃村下院永福菴者余友左侍御某塔
往生蜘蛛紀厥事與紀新井者平倩也

鶴林寺祖師畫像記

電至疾雷至變也而人能狀之水之窪凸火之光燄
善繪者至以擅名皆相也天下之必不可畫者惟天
惟風然林樹之捎偃波濤之飛立特寫其摧靡澎湃
之態而風狀得矣星躔日道羅絡經緯明之以雲霞
晦之以霧霧而天象具矣然則天與風亦未嘗不可
繪也如來三十二相卽爲非相志公一面而現觀音
十二面見者如狀風擬者如圖天況紙墨所能摹邈
哉然非相一相而三十二而八十種好萬毛孔光明
非面正面而十有二面千手千眼而八萬四千爍迦

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如草樹之一葉一縷如星
之一躔一次非天非風而天風宛然范金刻木土塑
紙描一一相好一一莊嚴皆非相皆正面皆真佛真
祖也嗚呼像教陵夷古宿道場草深一丈經遊者欲
瞻仰遺像而不可得僧徒惰窳恬不知怪久矣鶴林
寺僧平霞者乃能具此一大因緣精繪善裝歷世前
後歷土東西諸聖比肩如語如笑又懼其久而莫守
也謁予言以永之豈非奇特最勝事乎像本出嘉興
楞嚴寺哀而聚之者為達觀禪師今繪者某施貲者
某為軸若干諸佛無相諸祖無相繪者無相施者無
相作是因緣者無相記者亦無相

修長春觀碑記

大都會名山川梵宮道宇鱗次絡繹如人之有眉首
之有冠所以標靈境壯觀仰也非是則眉濁虛闕而
不飾吾越之山川都會非讓於天下而梵宮道宇曩
亦嘗盛矣陵夷至今日佛寺完者裁二三道士之館
稍宏壯者獨一長春觀而已古者二氏之教熾行其
師弟子皆務以道術易天下勤苦其身林塚巖竇以

自蔽翳而赴者如聲奔谷千櫨百堵應畧而辨其盛也。至比於清都帝宮，於是大儒者求殄夷其教而不勝憤也。著爲言曰：吾將盡廬而居，蓋古之所辨者，獨道之同異耳。向令儒術昭揭，混異致同，杜摩竭之門，絕希夷之學，而其所謂廬者，適足以供標靈壯觀之用。又烏足患哉！今所謂二氏可知矣。燼熄流涸，三三瑜伽雛師，符錄疋道士，無壁壘以鼓衆受敵，像設頽暗，香火不甚屬。吾儒扶正闢邪之力，幸可寘弗用。而韓子之論，抑亦有亟於當日，不甚亟於今者。夫樂成惡毀，好予憎奪，此人恒情，而儒者公訓也。不務所以審術講道，正己利人之方，而徒假托不亟之說，以自濟。令名都鉅邑，無以觀焉。儻亦廬居之言，有以誤之。而然與。長春觀初施諸陳，至宋自太平興國而降，名號屢易。州僚專爲祝釐之地，至政和別創景福殿，奉道君皇帝生命。南渡後，因而崇之。若寢園原廟，黃冠師至，賜金玉方符，其址四拓，廣袤甚侈。以故雖割削之後，尚甲於諸觀。國朝郡置道紀司，卽觀爲署。每十歲，有司大鳩戶口土田之盈縮而籍之，又置局焉。迨

嘉靖未有豪帥者謀斥別業於越以形家言將撤觀據之有司莫可禦會帥死敗獲免而簷楠寔剝殿廡多毀積久不飾殆與撤等豫章羅侯尹會稽百墜畢興祠祀咸恣顧而咨嗟命道士募貲而新之捐常祿以倡於是易敗繕朽拓除壅塞中闢堂宇高明有赫前臨莊馘萬目瞻仰蓬海龍山之間若助之勝施者勸游者謠於是知樂成好與之情人人具有也夫有而捐之無而攘之廢而興之完而敗之其仁與暴豈待論哉繼今日其尚師侯意謹禦其侵侮而治其頽圯諸黃寇師亦慎守厥境壤勿妄以芻餘屬人苟有挾韓子之說以請者尚辭曰斯非老氏之官有司所以備位署授民數而郡所爲寇冕眉目者也姑更求真爲老釋者而廬焉可矣

平播州碑記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賅熒濮落烏蠻白夷荒忽么麼前世所弗役莫不箠使繆馭咸在職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因險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夷裔歷宋

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包併荒遠猶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蓋仍往宜今苟便民俗而已至今皇帝御寓神武英斷威德醲鬯仁風旣宣義殺時舉遂廼誅夏戡倭控強獷植單弱參伐順建旬始隕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昏嚚溷滅彝紀禍芽帷牆以條以蔓天椽姻黨遂延毗黎七姓五司逢其蠱螫咸仰天捨地而呼曰吾君乎匪覆匪載胡遠獨遺天子曰嗟播人予予可弗問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嫚未竟厥理用反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天子曰豈不或悛命大臣過往宥辟之迨至應龍詭服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宣上指褫爵赦死春夏煦養父教母嫗惡枿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慝究厥兇狡遂廼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蟻蝨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嘍啞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天子曰然遂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摠師事建督府成都總統黔楚賜劔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咸聽於

李公已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士惟戈刃
糶饒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竿萬全取一決而
定於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
遂入綦江燒王巒梗偏隆煽引九股恫喝躡轢圖以
怵將吏就懷拊公因命之文告賊志果岐用緩深入
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
二十萬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監六帥八道竝
進以伐之推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擣官壩降真州進
據桑木蜀帥綖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
戰大殲其軍帥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
入再捷水牛塘棲賊囤上楚帥璘盡芟四牌七牌之
苗躡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
涉烏江燬關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
會海龍囤下公命按察使悌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
至公飲血茹涕責戰逾厲六月五日綖應祥兵破其
郭二翼日廣璘攻之城圯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
屍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市
夫播人竄伏蒸莽沉於雰霾不覩天地之大日月之

朗者八百年於茲矣。則割春砮束身淫威震鬼。其曾
不敢遲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穹壤。一旦更建城邑。
揖守令。飭新膠庠。狻梯虺穴。虎豹憑阻者。皆剗削嶮
嶮。廓爲道周。茫施羅甸。谿峒君長。震疊懲艾。益祇罔
怠。明天子刑德。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
昭示萬禩。永殿南紀。用都司某所相白田之南山下。
銳頂夷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
麗牲之石。望齡舊史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之詞曰。
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順完。地以鄙遺。明之肇興。
鑑先納土。膚使穹階。仍珪襲組。南金象齒。歲獻於王。
稱爾干矛。載啓戎行。天命不洎。妖興德寡。有孽於房。
有謀於社。女戎勝晉。禍水滅炎。大猶弗勝。小醜詎堪。
纓虎冠虵。搖牙噴毒。笑刃嘖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
聽民則邇。命執罪人。歸諸尉氏。奉梏就訊。爲我繫囚。
旣縱而西。鷓隼去鞫。白石弄兵。射天嗥主。大吏執言。
鑄張其語。糾聚姦慝。公相詩蠶。糜肉播人。用以參苗。
後捷其梯。兔狡其窟。再抗黔師。兇窮罪訖。邊人告訕。
帝用憺憺。簡命虎臣。亂是大戡。伊誰虎臣。曰維李公。

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蒸城宵壤公狃以詞
俾疑罔害哀兵輓穀機沉色閒難知如陰不動如山
屹屹王師有來自東盧濮髮微竝以兵從師既會止
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掀岱壓公曰有命爰取其魁
播聞鼓聲若旱始雷拜跽扶攜百千其伍有不用命
乃折以斧重關嗟嗟若騫若墜恃險與兵以卽顛躓
殷伐鬼方憊乃克之三月告旋天子之釐維播在
昔陂池潦洿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蠱薨以飽威
淫今有四肢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勤爾征役發襁韋
衿以償帝力告爾播人維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
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逝矣西人我公是瞻

新造渡東橋碑記

越郡湟水而城直東郭門而水者曰划船港厥浸尤
廣其受水之塗南鎮平水上竈諸山之溪流皆委焉
三道注射渦漩澎湃湍悍難渡其渡者衢發諸全及
吾邑山都之人皆湊焉渡廣而流悍重以霖潦風雨
舟每每覆溺或以死其南岍故有英濟侯廟涉者畏
而病焉必禱以其嶮阻阨危轂綰津要工鉅費繁梁

之爲亟而力最艱故謀舉輒輟豫章羅公來令茲邑
煩蠲墜興色指事集神行物靡臨流惻嗟從者抃赴
以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僱工于河涘再歲工畢跨水
數百丈灑水十有八道樹石爲兩棹楔表諸塗北滄
望水神廟爲觀音庵庵之背復跨小橋五水道而屬
諸城焉凡市石傭力之貲爲白金八百五十一兩捐
月俸三十兩餘出諸施者左右厥謀維鄉大夫大理
寺少卿商公某董厥事優婆塞王明浮圖能信耆民
鈕茂任瀚庵地施諸生員傅良材食守者田四畝餘
施諸浮圖景鑣旣成命曰渡東出其塗者謳頌歌每
相屬太史氏望齡聞而采之爲銘銘曰

越國于澤厥阻在山言言崇墉峙其兩間澤流浩瀾
山流蕩撼傾高助深是曰坎坎涉者維何車丹馬楫
如提千金載一棗葉陽侯甘人酒血滲牙盲風怒波
汨齋紛拏旋入重淵不可踏些行惻道謀仁人是嗟
仁人伊何曰我羅父頭冰足春歷有年所靡枯不濡
靡墜不舉如雨膏萌如飈颺羽乃飾泮宮乃營京坻
秩祀是嚴弗塗是治匹夫煩寃日已溺之圖厥萬安

易此一危表立蚪移鞭驅石走雌蜺半舒青龍欲吼
扶楯天行盤根地厚席過輿徒宵趨穉者在昔州使
旌賢造廬梁水于門橋名與俱邦人稱焉東郭大夫
厥壤維均惠濟則殊宜系公官比卽官湖宜姓于公
如鄭白渠又如迷人善逝所吁誰爲津梁西來老胡
我公之功異理同符嘉名渡東亶其然乎

新建金州海防廳公署記

國家緣海列屯戍以制夷寇軍府甚設其要郡率蒞
以文吏特峻其職故二千石以下莫貴於丞而往往
司海防其權得以臧否將校歛張戎機譏姦調食兀
然若監司然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穢貊爲扞蔽故
倭備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埕都督江某禦之殲
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亟虜益緩倭萬曆間倭入
朝鮮使來告急於是王師出援再渡鴨綠江盡敵
而還所以鋤逆獎順興滅存亡威德甚盛而士馬物
力憊焉遼始患倭矣倭旣焚巢遠遁天威震疊喙
息不暇而鮮人怵餘燄數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
狙狡其來去爲飄風未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

在四夷未聞爲夷裔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啓寇召
殃此在量吏謹守境據要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
揚颿而出我四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蝮螫
手足則攻心故治螫者急繫其肢而禦毒者先防於
口登萊金復之時峙於海若鬪者舒兩臂以扞身也島
嶼絡繹若陳臬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鉞夾戟而
承之賊卽至宜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游擊將
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竝海郡
皆有海防文吏用以廉察姦慝制馭武悍今旅順口
置戍將無海防官無以肅軍伍佐籌筭宜如他郡例
建設同知一員治金州係銜濟南 詔可於是西臬
王公以材望受 命以來創樹伊始解宇未備爰出
公帑銀四百兩市民宅據衢道之會因故飭新廳事
門廡職房賓館寢庖之屬楹六十有奇旬月告竣王
公以使來請紀其事余惟遼於京師肩髀也遼強則
髀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縷綫虜出沒抄
掠烽堠時舉有饋饌賓旅之虞而逋卒亡人不能敏
關者輒由海道跳之青齊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之

利而有其害也。國初時轉粟汎海歲七十萬石由登萊以達於遼，士飽馬騰，事逸而利倍，鼉磯沙門半洋諸山浮溟渤而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傍涯岸，蓋遼疎於燕而昵邇齊，遼之不能遠齊為強，此必然之勢也。遼齊為輔車，飭屯戍，治餘艘，合艚會哨，聲生勢長，微察精嚴，姦人裹足，資糧流灌，密若內地，收海之利而去其害，於平時猶賴之，況震鄰之日云乎哉。予又聞遼地凋耗，單貧甚矣，金復差遠，虜土沃人饒，不幸遐僻，無孔邇之怙，民望守令如屏子之於慈親，朝廷將俾公振卹而生全之，為斯民保障也。式於政，不式於武，張弛緩急之道，登堂而致行之，退食而精思之，固圉於無形，銷難於未兆，吾竊於居者望焉。區區島寇疥癬也，厚植其本而圖之可也。

會稽縣常平倉碑記

常平倉議發於浙江大叅政張公，既奉俞旨，檄所部諸州縣作無後。是歲丙申五月，會稽尹羅公以新倉報成，倉處五雲舖右，故河泊所地，西望郭前，頰大河，舸馳擔趨，人力所湊，官易監察，而民便於出納，厥

地最宜。土木備力之值銀二百八十四兩零。備者食穀百有六石。成屋大小十九間。表石墻六十六丈。費最省。倉之製正廳三間。前擴之爲捲蓬。延稱焉。後引一室爲更衣所。兩耳曰社學。間稱焉。學旁兩小房。銜之。東西翼爲廩房。皆連七楹。受粟度可八千餘石。廳左方三楹。曰土地祠。右方者。間稱焉。前爲大門。踞達度。達瞰水。楹者五。特修廣壯麗。爲官廳。門之兩隅。各旁引八室。列肆者。儼於官而居焉。夫會稽浙東。首郡而五雲會稽東門大道也。曩者歲首立春日。郡太守率僚屬。延勾芒東郊。導從無所止。常止舖中。舖痺。屢舄相蹈。竝涯民居喧穢。省憲大官。弭楫無地。吏民迎送參謁。威儀弗忒。二者皆大郡之辱。治不可改。倉建而三利併焉。閱其內。可以萃冠蓋。巍其外。可以憩使舟。跽拜有度。將迎有體。肅官常。敬民事。倉云乎哉。以故厥規制最鉅。備仲春始儻工。踰兩月而考。若地涌天營。歛然就績。民美輪奐。不聞役作。厥成最速。公猶曰。後之人。其或隳吾緒。而忘作者之艱。爲買田若干畝。取田之入。與居肆者。儼錢爲修葺費。是倉也。庶

幾可以常新厥謀又若斯之永也陶子曰官帑之誦甚矣倉者以爲藏也官未憂所藏而先已憚於爲藏者爲藏者誦矣而何有於藏者哉雖然贏與誦非常數能者常有餘拙者常不足公是舉也 餘其力以獲有二善又餘其謀以貽後之人可謂真有餘矣真餘者誦不能誦非大過人之才力烏能辦乎夫常平之法自漢訖於唐宋往往官出緡錢爲糶本至明改爲預備凡納粟賜爵與掾史免試罪人贖辜皆委輸於倉雖不置糶本而所積固已充羨取羨焉則一預備而可矣厥後四方之積斂而內輸荒政所需徒取給紙贖比量分數嚴罰隨之長吏黽勉及程猶患不逮卽一預備猶難焉然預備之法放而無所息出多不返積雖豐而易匱常平者反之息之苟有善者可

以漸豐爲法較善獨今日事勢稍艱耳官不能具糶本一難也未下勸率之令而先遠抑勒之嫌二難也力殫於預備而緒爲常平三難也故非有大過人之才力無以善其事今新倉所儲旣漸以贏矣民皆知我侯用心之苦而莫測其妙令繼者復如侯日滋月

息是倉其庶幾哉昔朱元晦之議社倉也說者多持異論郡邑皆空文相枝梧獨會稽山陰力行之而民受賜甚渥由此言之法無難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信矣哉

蕭山西陵鎮疏河碑記

由越北走者從西陵渡江如罌之有口由四方來越者自鎮入郡郭如人之有咽喉鎮去邑十里醜而爲渠蓋要害地也民稠道單苴礫壘積壅不時疏河易而沮洳歲稍亢旱舟楫底滯不復通率止於邑東門外載易而負雖十里而居然有千里之勞東門隍池不數十武千艘烏集舟爭步夫爭擔漿炙之肆乘急重徼胠篋之姦伺便而發甚或攘臂爭斂殺傷相踵居者行者俱受其敝而無所告歲丁未大旱予友山陰王生應遴者越之義士也偶至蕭見而心悲之謀諸鎮人戴生日新曰吾欲捐貲倡濬顧孰任其和者戴生日諾王生歸而白之郡守朱公郡下之邑邑下之諸父老議有謂卽議濬當循故事責兩涯居人業其土者然濬利鎮卽不濬賣漿市糶負擔之利皆歸

東門人故其業土田者畏勞市人利塞莫勸爲濬者
鄉先生王公景星慨然曰渠利郡利四方商旅之出
於是者夫王君何利焉今奮身倡義以先吾邑人吾
黨其烏得辭迺募諸本鎮之從義而樂輸者旬日得
可三百金會大方伯王公來牧兩浙舊蕭令也聞是
舉悅之爲捐俸二十金仍下檄邑人勸率之辭旨諄
懇蕭民故愛公檄下益用感悅故役者不扶而勉濬
以十月望始月終告成堤堅瀦深行者便之陶子曰
利有小而大寡而多者此舉是也西陵渠十里耳然
里之十人計之萬億日計之而無窮是以三四百金
當無窮之用也謂王生且礪石記之王生唯唯謝則
謂王生非直爲一人記也夫方伯公之德與郡邑諸
大夫之勞鄉先生之義不可泯也方伯公統轄十有
一郡之民而惓惓於舊所撫字叢爾之地至捐橐而
惠之可謂仁矣渠數廡淤歲數曠人數勞上無爲計
者是役也微郡邑大夫縉紳先生與二生倡和之力
不及此可謂勤於民勇於義矣書方伯公以告後之
方令蕭者書郡邑大夫鄉先生以告後之嗣功者書

二生以告世之君子有民社而怠其事者

昌平州義莊記

始吾鄉人白君受采率錢爲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門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既成前宮諭張公元怵爲記其事哀越之土壤境陋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帝京四方賓旅所驚而越人以貧隘輕去其土以來固亦宜然若昌平陵邑旣去國門而邇於塞其城郭公府

市廛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走於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令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齒艸野無以葬天沉雲翳風悲日曛遊魂滯魄嘯呼於昏煙枯草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里以死無抔土以掩其骼將亦有迫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於道路之訛謬夢想之真贗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鄙疾疢呻嘆還望京師已蕭然有拜州故鄉

之恨沒而有知且視齊化之藏爲丘首而不可卽此亦生者之深惻已。滕君驥客昌平最久慕義履仁慨然發議營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捐金若干兩所釀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余文以記之余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丘也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修漢太守劉公祠碑記

漢太守劉公寵廟故在山陰禹會鄉其徙祠錢清始於元至正錢清者公所投錢處也明興載在祠官或圯或飭嘉靖甲寅蕭山令魏公復大治之更四十餘歲垣夷棟摧樵牧弗戒祀之日犧牽學帛委在榛莽秣陵沈公始令茲邑以歲事懔然而嗟曰此令之恥也謀新之而難其費曰吾不敢以公故煩其遺民居之三年索餼若干會計之與經費相直請之道府皆報可於是丁酉五月鳩工於祠暨七月而考祠故重門構堂翼兩廡堂旣卑隘無以將事祭則旋設席

廠於外廠遇雨輒漏下弗肅而兩廡之舊所謂景行
樂育者往往飲博者歸之廟祝弗能呵止覆爲祠害
於是省二廡之材闢堂外爲軒以奠牲帛餘皆規其
舊撤而新焉舊有石坊偏在西隅去祠遠有石亭覆
井皆泐甚者祝史靡所棲托浮寄外舍祭器殫六什
用多闕至是皆更張補葺之損益具宜秩祀嚴愷望
齡嘗過錢清稽首祠下歎曰道有曠世而符交有異
時而締者其斯之謂哉夫越固山郡也在漢時其民
老巖窟不覩官府見吏恐而啼聞犬吠則意悽惻然
太守至貴矣百錢祖餽若餉曹黨其樸野款啓畏其
上而親之當其時上惟無治治之而擾矣今者輕巧
四騫走數千里若適市闌囂於諍訟狎於胥徒弗畏
弗親突慢其上此非越之民耶不治則不嚴惡之滋
擾勝之以靜爲力尤難沈公之持其躬也約矣爲政
也簡矣以廉靜發聲同於曩蹟而力倍焉語曰百世
而一人猶接踵也其是謂哉昔者任延爲會稽都尉
先理延陵之祠蕭允爲丞過祠修謁申蘋藻之祭結
異世之交故政有所獨亟神有所潛通非雅尚軼俗

之士不足與道也。祠旣成，予以公命爲記，綴之樂章，以迎送神焉。詞曰：

公昔去兮民思愁，睠茲土兮重來游。靈旂渡兮垂兩旂，錢江晚兮潮聲收。江水清兮清以泚，銅花碧兮錢在底。軟澄瀾兮芬若芷，公之名兮兆人齒。錢江釀兮耐飲清，醕椒蘭兮薦芳馨。公不御兮予心醕，公不御兮當奈何。錢之水兮腥其波，酌甘露兮天漿和。神具醉兮福祉多，神具醉兮巫語新。官飭兮予處，錢紙飭兮迴風神之歸。今如雨。

前天台縣知縣方公祠碑記

生役治其人，旣沒食於其地，更百祀而民不衰。其有顯庸殊勞，攘患招利，以賴於後世者，與其化成澤久，水漬而膠，傳沾濡糾結而不可弭忘者，與稷勤農，冥勤水人，恃其庸也。以祀蜀於文翁，桐鄉於邑，思其成也。以祀非二物也。不在祀典，自吾廬以東，繇江沂剡，走十舍爲赤城之山，予行遊過其邑，考覽往事，人爲言前令桐城方公公，令弘治間事遠蹟替而名在人，私心固高異之。遊旣反而其邑，父老子弟若而人相

與詣予告曰曩所語方令君德存祠祀而民弗忍也業相率更新之公其爲紀於牲石按乘志公諱印字與信弘治癸丑以鄉進士來知天台明年暴卒篋俸八百錢耳民兒啼爭致賻祿以斂畢斂共謀繪像悔弗可逮而鄉民固多生繪像奉於家以幘來十數擇尤肖者而歸之於是其鄉先生夏公年百歲矣拊棺而號曰老夫不識郭門二十年今來哭公公聞之乎虜車行民爲巷哭罷而歸而臨諸廟踰年躋祀於名宦又共爲歌詩以哀之公自涖官以至於歿纔九月其政恬默自喜無畫然之智與籟甚之聲其施設若縑繭之發於緒經緯之道未甚具也其招利攘患卓然可紀於後世者旣引而未竟闕而未宣而從政近民之日所謂期月而可亦旣儉矣惟庸與成二者俱無居焉而民始喪之若孝子之喪考妣歿旣百年而所以飭廟貌虔饋祀以奉之者若奉其先公何道以致之哉先儒嘗論易咸義咸主感感去心而咸是故虛其位於四而著其義於五五曰咸悔悔者當心而非心非心則貞有心則憧憧思與志皆心屬也故四

謂思爲悔五命志爲末藉使方公搢搢焉厝德而矜
智違道以要物勤思役志以與台民從事雖旬布一
政日賞一人九月之所得其與幾何公惟循循然猶
猶然得內而忘其外盡去其鏗鏘刻畫之跡而退宅
於平淡故滲入於人而不知旣沒而後懷之旣久而
不可斲耳磁石運鐵鳴鐘應山豈心營智索之所及
哉亦其類也虛而受誠而感無心而爲萬心轂又誰
能外之夫世遠則澤竭事改則業亡惟至誠至虛之
體更萬禩而未嘗渝民以類應公尸之祝之雖與山
川俱泐可也於時台州守劉君夢松天台令謝君利
仁洎其僚佐皆景行舊德嘉斯俗之靡偷樂觀厥成
各出公羨以佐之祠旣新公玄孫今巡按御史某適
行部赤城拜瞻几筵之下父老咸興歎賢者果昌其
後也昭往美示來者勸勒石具宜系之辭賓送以樂
神焉詞曰

公淹留兮何者華之顛兮石梁之下溪鳴潺潺兮松
栢娜娜公將皖還兮不我忘捨蘭肴設兮巫舞蹁神
我降兮雲旂翩右迎神

抗修梁兮肅廣除佩長劔兮曳華裾神具肖兮寧厥
居旣醉飽兮顏塗朱曾孫來兮一馬驄公無皖還兮
樂我新宮 右送神

葉公生祠碑記

萬曆丙申 兩宮災明年 三殿復災時 天子御
極久戒德四暨拯弱鋤叛兵旅數駕饗師飲至日不
暇給公帑告訕而土木之役適興 上閔然憂勞農
疇念所以足用輕賦之道而羣無賴聚輦下者窺見
德意於是礦稅之議興而使者四出巨猾小夫乘爲
姦利儔類傾慕上言者日衆而言愈新怪公爲調謾
於是言福浙間竝海多鹽坻滯弗鬻者往往成丘
山長林木官鬻之歲可得金三十萬而浙固鹽少商
貧牢盆不繼官販者支守費日卽陰澍潮溺竈煙稀
絕聞令下商竈皆驚怖竄匿居無何姦人乘傳磨至
者無慮數十人虎寇狼食日夜謀所以沮亂成法魚
肉大賈復建議請稅私鹽行廢引聞者益皇恐時監
察御史葉公實奉 命董嵯茲土忠誠仁勇瘠貌而
壯心遠思而沉略不勝忠上奉國守職愛民之意具

疏言浙課額止九萬而羨反三倍揆諸事理乃所必
無又稅私鹽出廢引是使官商裹足遠去而新引停
臥虧損邊餉爲禍非細且夫丘山林木望而可知乞
勅在事內外諸臣同詣考驗虛罔在臣甘伏斧鉞旣
得報姦人始縮懾懼失實獲厚譴則愈欲贏額自益
公堅持強諍與上下語至三日厥額自十五萬至三
萬而始定括海墾漲地租節費省傭以充之疏聞有
詔切責倡議者罷還之而嚴諭使者毋侵官於是
四方官吏父老咨歎踴躍咸曰天子明聖果憂勞

軟

吾民也夫天生物者也故覆之以雲而滄暖淫膏以
翳天明者非雲也耶故又散之以風而亦或激射衝
簸揚燥發石無益於散而重爲翳此風雲之失職而
豈天哉居者行者捨攘而不寧數年於此矣市井猥
冗肥已罔利使者猶不得聞而況於朝廷然當事者
誠不足以上逮才不足以制姦動而得辜使士林短
氣閭閻感憤無乃不善爲散而重爲翳者與小者蓄
於身大者無以顯所事之明德風雲爭其所而使上
天蒙黯黶之疑余甚痛之茲役也公疏請會勘則得

課

會勸言原奏官爲罷原奏官微及使者則爲戒諭使
者如微響叩山而必答洪流輸海而必茹豈非所謂
誠與才者遠逾於人而然哉浙之商若民僉曰微公
疇生予四方士君子聞者又曰微葉公疇與振吾氣
而予謂斯但細者耳惟天子明聖重農保恤商旅
之意由公而發明之若曉然褰雲闢霧開示高朗是
純臣極思而社稷奇樹也當事起時公集諸倡和者
庭語之曰吾固多病需死又親老方求免官免官與
死職事吾分也然吾以二事買爾等命設犯禁及噬
良人者必殺爾爾卽亡匿吾能破爾產殺爾孥以是
諸姦人皆毛豎膽落稍避敢方議廢引也引故貯轉
運司議時公覺有目動者遽取以自隨訶之果有謀
篡取者矣其機敏膽決如此公旣報命去商民其等
醵金爲祠俎豆公西湖上徵余文鏤諸麗牲之石昔
夫子爲春秋有隱有彰予於斯文蓋欲昭示來禩以
今日從諫之美格上之誠故直陳其詞無忌諱焉

前邑侯翁公去思碑記

萬曆己亥琴川翁侯以鄒平令改知會稽弱於字人

強於馭吏其仁愛著於心油然而達乎顏色人望而懷
焉號之曰母先是民間輸逋者苦隸卒暴之侯至更
爲寬條而事益集民用弗擾時妖獄興其渠竄走遠
去監司謂越大姓保持之責捕甚峻民間小小嫌構
輒相訟言告密紛起賴侯居以詳重靡害也爲治暮
月無矯矯吏蹟而邑人爭相譽愛歲適大稔曰吾仁
令致然邑先有虎患至是適去又僉曰虎去吾侯實
驅之其得民類是也是時太守滇南劉公山陰令西
川楊公皆寬和靜泊同德比義越人稱爲三賢其朝
京師予爲三賢詩數百言祖之明年計還侯用所後
喪留居廬中越人始傳侯所後業產子侯不當復爲
持服行當來還父老聞咸喜舞相屬胥史臺隸人人
色沮意慙有間又傳告曰侯真不來矣父老咸愴然
有涕下者胥史臺隸聞之喜舞相屬也今去且久邑
人猶相與懷思感慨謀鑄石以頌之而來受詞於予
予惟太公伯禽皆古之賢聖其爲齊魯三歲而後報
政焉若斯之久也侯治稽纔踰歲功德在民著於金
石又何其速哉嘗解之以咸恒之義恒主政事其道

必久咸主人心其感必速侯所用蓋咸道也大雅歌
君子勤以墜民也先之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夫慈
愛積於心而播之於威儀宣之於話言民是以則而
象之歌而思之若春風之披盪冬曦之薰炙忽焉中
於膚理融於心脾形與之釋神與之醒豈積日而後
致哉昔宋廣平德於廣及爲相廣人頌焉言於上曰
臣當軸懼有溢美請禁之楊瑒在官清白人吏請爲
立碑瑒謝曰吾懼後之人以爲有也夫在官涉干譽
之嫌當軸滋調上之議碑版相望誠亦有之侯去越
已六七載墨綬銅壘鞅掌一邑而豈有曩二者之蹟
哉予病免方謝文筆猶奮毫以從邑人者庶斯言之
無諛也

前會稽羅侯生祠碑記

會稽邑其郡之東南其郊遂之民東道五雲南道東
郭以入而受事於縣會火神廟下趾錯目交政令之
所宣布謠誦之所喧輳於是焉在而皆有公生祠焉
父老曰是三祠也以示同夫望郭門而思縣廨而思
者匪是莫展也且公有遺績焉其爲甘棠乎旣而告

日邑祠近而宏民所崇仰詞屬子雖然予方持服請
虛牲石待焉於是公去會稽既二三歲矣而衆請愈
迫予曰夫卜諸三歲焉而十世奚有如是可謂思矣
會稽孱邑也俗縣薄民緩散不屬治之如運痺手足
心至而形不隨與圖其敝如察人之不受砭其弱似
可使而難附其輕似可動而無躍焉趨赴之情故上
下之間幾賓旅焉而求所謂父母尊親者未有也惟
公朗中而霽外宏摹而密理廉而不劇明而不苛自
田穀浮詭盜賊王名根挈穴穿陰鬼莫形纖至鄉曲

一夫之獍寵婦里兒脣稽目爭者靡不燭校舍神壇
層庾津梁若滌若疏若涌若翔溝洫道塗緇黃之宮
係於政經者靡不飭目覽耳聽口訊意論手成爰書
粲然成文倏而空庭如風盪雲爰至外邑來質厥成
者靡不滿意挹氣而去也自縉紳大夫以至衿佩之
良觴鞅之俊三老弟子畸人寒畯蒙被詞色靡不曰
公實愛我而公方直心而言直道而動若春霆隆然
非有囁囁昵昵悅可人之響而幽荻發蟄戶作又若
嘉條欣榮羣動和鬯而春未嘗私焉稽山舊邑其形

色氣象絕然若改而新痿肢爲趨破棟爲華百廢具興而民罔知其故至收緩散不屬之人情俾之踴躍歌舞一旦知其上之可親可尊動乎腎腸徵乎眉睫而不知其所以其詩所謂父母孔邇易所謂使民不倦者與公旣久於外思母夫人移書求歸養出居僧舍肩而臥民數十百輩環跪請還不得毀垣入掖公於牀擁以歸旣內召少留武林士民相率涉江尾行者日數百人凡此皆前政所未聞也蓋公於稽不獨易其膚革而併化其神情此果貌仁淺愛旦夕而取者哉夫子適蒲甫至而稱善者三黃霸治潁川其所木其亭猶子米鹽碎務罔不周識如人身然神幹強攝理密雖毛孔爪甲間氣拂拂常欲浮舉者其清揚睟澤映射於百步之外人固望而識之矣會稽雖小入其塵者指顧而名蹟斯炳采其風者順塗而謠詠斯聞然則在在蔽芾之區而人人樂職之頌也豈三祠之足云

南關權使潘公德政碑記

國家權木之司領於尚書者江陵蕪湖暨浙之錢塘

爲三木之美而多莫如川蜀其利宇棟什器遍天下
估者率鉅商富資具連桴浮江而下地行山涌首尾
繇且江陵與蕪湖兩縮其春輪者旣饒課易充羨獨
錢塘居海澨所取材徒婺衢睦三州之地水塗三四
百里賈販所及環浙東西不過數郡以故商者多窶
又潮勢壯善搏筏直之齧糜或斷木皆萍解梗漂入
於海商者尤易困商窶而困則惠商與給課交爲病
而爲政者難非其弘恕精敏洗手職事儻然孚於上
下殆難以致譽而見思也萬曆乙未望齡與鵬江子

同役禮闈旣竣鵬江子遂奉

命來司關事其冬望

齡亦得請歸會稽再會之湖上相與乘筍輿入靈隱
登高峰之巔興酣弁欵網上脫幾至髮自吾與鵬江
子居而視其言色雖已貴任事然質呐蕭遠無異其
青衿帶韋山澤塾黨之態也而政理超軼商賈懷附
譽者之詞如波趨壑如濤作雷於去也文請文以碑
之其言曰公廉者之仁簡者之任去之日還帑於閩
幾無以資其行可謂廉矣然技拭小過務與下爲簡
易有仁者之質與名及當興除利害志慮奮拔不震

不眩新河既刊木無汜逸疇昔肩輓今爲通津歲省
工力貲以巨千計其任也如是夫廉者之近名而簡
者之避事也久矣近名故礪爲廉避事故儉爲簡凡
礪與儉者巧術也巧術之生出於仕宦當其處山澤
塾黨之日豈識之哉惟居通而質利質利而巧滋鵬
江子貴任事矣而無失其山澤塾黨之態故廉爲真
廉任爲真任稱性縱心而美譽附焉鵬江子烏知其
然乎鵬江子初舉進士當選外官上書自引避言臣
不材懼失職願爲學者師授經自效徊翔師儒間五
六歲始遷尚書郎專使事於茲鵬江子殆自疑質吶
非吏幹吏事當有他奇術未易稱舉者然一試輒以
奏功然後知敷歷之道勛勩之效舉無以加於山澤
塾黨之心卽有術類巧宦卑不足用鵬江子於是可
自信矣

前諸暨令劉公生祠碑記

會稽負海受上游諸郡水醜爲東西兩江西江烏傷
浦陽水所出也道於諸全維浣浮於麻溪入於餘暨
達於三江同於海其受巨其趨海遠寄徑迂什倍於

東方常爲山蕭蓄患勝國末築壩臨浦閉麻溪以遏
浣水更疏磧碱納諸錢塘江然磧碱束兩涯流不得
駛又潮汐持水去來大江漲怒時不可卒泄間逆浣以
入而故所捐寬閑地瀦水曰泌湖者民積盜田其中
官遂鬻之殆盡水盛時靡所休憩則橫決敗圩於是
西江之患獨中於諸暨矣暨之原田率高仰而竝江
沮洳曰湖田各治圩捍水大小七十有二所食民中
分其邑歲潦每每害稼是暨人恒半餒也夫水害如
剽賊然莫禦其來而利其速去故嚴壁繕完以待之
無保姦無賫敵以驅之令寇來失便毋爲巨創而已
暨土斥遠其人媮富家率甌脫湖田治弗肯亟貧者
力少弱廣植摘籽藝不謀斂幾幸旱暵則擊鼓剗豕
而賀逢年隄防敝惡日侈月削而江壩行水地顧聽
民私防闕爲小湖或樹桑柳築廬舍帶塞要害與水
爭尺寸扞梁曾步截江如櫛往往而是辟之瑕壁壘
以延敵來迨其去也又百方撓之此所謂保姦賫賊
者也前諸暨令青陽劉公明恕而忠信沉謀而善斷
攘蓄招利正俗格姦七年之中靡事不舉暨富人役

族姓夷於傭奴買婢至老死不壻父母喪停葬不藪
或至敗樵產女多不舉積習相恬莫可剗改公慨然
懸榜訓誡若曰四弊弗更令卽失職不得復對士民
矣暨人感其誠俗爲大變爲政識體要計畫久遠事
旣晰卽堅守而力行之謂暨疾苦無甚於水治水之
法三曰屏曰懷曰捍捍如守陴懷如受降屏如逐賊
湖田畝之多者無甚大侶白塔於是大鳩其人以隄
之度其廣皆可旋車也圩成建長以董之畫地以守
之待材以備不虞信罰以繩不率足以捍矣所盜田
之據江濱者廬舍蔬圃蔣菰竹樹之直水道者漁之
截流罾箔者必伐必撤若喉刺抉若腹痕拔水之至
者漾演淫裔而得所趨於是足以懷矣去邑七十里
曰黃沙滙江折行迂十里許其徑五十丈去黃沙滙
三十里曰蔣村滙江又折行迂五里許其徑三十
丈公按視喜曰水直走視折旋倍速又以八十丈易
十五里遙不啻千百矣蔣村鄰壤也遂以便宜夜發
丁夫三千疏土三日徑穿河成而鄰未及聞水益奔
注若歸師之得縱蓋湖之工於是乎訖焉方是時湖

田連稔數歲，稠載溢塗廩，層充滿，民歌舞之。公旣擢去，乃醵金卽蔣村之湄，奠棟礎爲公生祠，有石麗牲。諸生翁孫謀等以父老意屬予，紀其績，予聞名法家之言，民心嬰兒也，修禿治湯，先號而後笑。夫孫叔史起、西門豹，召信臣，名爲能吏，咸用河渠陂堰之利，垂稱後世。然計其慮始，省成驅倦民，嬰橫議，殆廩乎其甚難已。國以渠毀，秦終亦利之毀，近而利遠，宜亦有噬口舌以逞者，是役也，民不告勞，田穫滋富，朝築社而暮端冕，無秋毫之毀而有旦日之利，功驗較白，便苦瞭然而隙公者，亦稍有後言，予甚惑焉。以諗暨之父老曰：君不聞北鄙之障虜者，牆塹設矣，而虜時闌入，然不以一入虜故廢障不事，其所保者大也。故謹烽堠，警屯戍，因勢爲守，不聞樹空壁而委之，行堤者亦然。嚴室微細，伺望以時，暇則埤之急，則趨之，而後隄防可長固也。暨人之言曰：一尺堤，一夜雨，以言防之難恃，夫救旱非一漑之力，止潦非尺寸之功，然當其要會，固有一漑而興苗，尺寸而湟水者，況巋然壙崇岡峙之基哉。恒情多暗，大較重織，未苟梁之利，林

壤之殖伐之則惜心撤之則動色若彈癰瘞而啼號者耳公善政不勝載斯特其大者抑吾儕小人庶幾甘棠憩芟之思乎予聞而避之爲稍錄水功梗槩鐫曉後世俾繼來者無忘嗣公之烈併著父老之說於後以明予與翁生輩非以言私公者也

也是亭記

吾越多崇山環溪植多美竹每與山爲峭衍上下蒙密延袤恣日未已大溪潢然時罅籬而出予恒時常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藩圃間者雖畦畹連絡以爲窄迫不足遊也然樵客牧叟嬉翫於山溪者日飽其蔭亦猶以爲門巷間物或聞賞譽輒更詫笑而予比來涉淮問其人遂絕不知有竹又二千里而抵京師則諸名園爭珍植之數榦靡靡而已朱晉甫齋後有兩藜特盛予數飲其下輒裴回不能去因自嗤物以希見貴竹不寶於越而寶於燕固然而予與晉甫皆越產夫亦好其爲燕之竹耶將越之人固亦有知好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予向之所欲意必之乎深箐廣林縱觀其苞山懷溪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

而已據其最勝吾從之快然焉然則物之豐約與情
之侈嗇其何常之有居無何晉甫卽隙地亭之取宋
人語顏之曰也足語予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展膝
袒坐身足其蔭間而聽之簌簌然風足於吾耳良夕
月流疎影交砌及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
目開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喻客能來者觥籌
時設嗒然相對與我皆足予嘗登茅山窮天姥而觀
於竹者信侈矣當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之
有好於是也必爲我記之予曰子之言甚近於道知
道者有所適而無所繫足乎已也殆將焉往不足哉
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傲夫朝市
者也耽耽焉奇是崇而惟慮川巖之弗深幽是嗜而
惟憂林薄之弗邃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
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傲是繫於適也以適爲繫者其
不能適也迺等晉甫釋夫世俗醜麗之好而放情乎
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臯之趣其於竹宜有契
者至夫軌尚超絕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
視彼數竿富若渭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

近于道者也。某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臂入林。晉甫其尚教之。

酣中閣記

東坡自言飲酒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出其下者。然試以飲予。則已成十醉。則所謂下之者。又豈有量耶。病歸。借栖於范氏姊之構。有樓三楹。瞰湖而出。往往枕席之上。臥眺山水。居久之。興味逾適。遂取靖節語題之曰酣中閣。有酒客過而誚焉。曰。若子者。亦足語於酣乎。予曰。不然。吾聞酒之德。可以細天地。齊萬物。解構釋膠。混同溟滓。而其病乃至。放軼禮法。惰勤而疎密。喜忘而善誤。予筋肉駑緩。性復迂散。遺落糺繆。漏於世事者多矣。交游察其無意。偶獲見宥。繇是愈不能改。以適意爲是。以衝口爲快。不知者亦以爲狂惑人也。其身閑意適之頃。放眼而望。收目而瞑。不知宇宙之巨細。萬物之異同。嗒然兀然而已。蓋吾不幸適與醉者同病。而於所樂亦無讓焉。夫涉其藩者爲淺。冥其趣者爲深。故善兵者止戈。善說者杜口。數爵之後。悲而嗥。怒而詈者。斯豈酒之歡哉。其有樂

於是而托者亦必有苦於彼而逃是未能無間也若
予之愚蓋終身不斲之疾而樂亦豈有窮哉世之善
酒者宜莫予若遂酣而歌之

歇庵記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爲門庭之東西各覆
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
漑之失節復槁遂爲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庵
奉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庵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
驚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余之羸
憊迂愚卽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繫之每自惟不足
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蹄願息弱翰念棲栖
息之後仰視駿馳鵬徙覆以爲勞矣蓋人情窮則反
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聾盲之苦無
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
知止非惑也與菴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
讀書宴坐視其勤懶寢處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
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
竭蹶奔奏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

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
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非
焉得失焉或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
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謂惰
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
止息者矣名庵所以志也

芥子菴記

敬亭宣城佳處也西出郡城五里山勢下屬坡陀巖
崦高四十尋者爲菜子岡北三里許有寺曰廣教爲
黃檗運禪師道場廣教之蹟陳矣而芥子菴肇興何
言乎芥子菴踞岡上厥義從焉主人藉厚而取薄才
富而寄冲義廣而道約戢其四方之志而托身希微
寓意於菴故曰芥子也主人徐氏諱某字友伯稱衲
雲居士父陵陽先生名德清醇躋位九列居士以敏
才姘行早肩家政常斥贏餘拯危乏掩骼字孤誦義
之聲徧於里閭旣倦遊選勝茲地而菴之寶坊前臨
傑閣後聳像設精麗香燈粲然右置院曰雲龍俯繚
周垣花藥森列幽窻靜檻顏以素居則居士棲息之

館在焉至供佛飯僧之貲墟田廩舍可儻可籽歲有
奇羨乃謁戒德僧廣明主之六時飯禮黑白相蹈雖
宗雷之在廬嶽無以過也或曰居士儒者也趾華陰
仗脩能居業致身之事宜無窮焉顧自足一室之內
以游虛無非計也居士曰皓月處空山河大地以至
盆盎蹄涔之中靡弗入者有二月哉地所受月全月
也一盎一蹄之月亦全月也且非獨此也山河大地
影於月月影於水故一盎一蹄而皆有山河大地之
大全君子之爲道也亦然裹六合而不爲大卷之寸
分而不爲小唐虞杯酒酒杯酒唐虞湯武枰棋枰棋湯
武吾挈挈取百錢斗糧以仁吾里之貧者入而杯羹
學酒跪進之吾父退而據梧戢蕉翫心神明無介然
之物當於吾前而未嘗不足也君子患不明乎道道
明不患無以用之今吾宰方寓育羣動無以加是時
也吾復何慕焉於是廣明上人曰甚矣子之說有似
吾法界之旨也宜書之以爲芥子菴記

白華堂記

新都許太初興寄儁遠雅善遊於琴尤自喜以爲獨

解絕詣余與相從都下既久每涼月佳夕相對焚名香拂絃奏之爲之忘返太初又善醫手指所遇必奇中嘗謂余曰凡吾所爲醫與琴皆有寓也久之人有爲余言許君行純孝親病嘗割左股作糜而進悲其親之不能療而欲以技仁夫人之親技成而悲其已晚幽憂邑鬱不可告語輒抑而寫之于琴其所謂寓焉者其然乎太初請予記其白華堂曰此司馬南明先生所目也余蓋嘗誦詩而歎其鬯情宜志之善當夫境合志符古今人情真出一軌及覽笙詩六篇疑之旣而歎曰詩之妙至是乎夫有詩之聲有聲之詩精之所至口不得喻也意有必極物不得間也難言矣而猶可言者文載之歌揚之而聲附焉南雅之類是也言所必不能追文所必不能傳而聊托之於物則聲焉而已彼嗚噓夷靡嚙嚙喑喑之間而詩在焉六篇是也故太師譜辭外之情而國史標一成之目蓋韻接聲稽而詩不能遁所謂白華者豈亦當時孝子所寓而太師採取之如歌辭之錄於民間者與鍾子期聞擊磬者而悲問之曰臣不覩臣之親三年矣

鍾子期曰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木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悲夫然則笙耶磬耶琴耶其誰爲白華也耶其誰非白華也耶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懸中奏南陔白華二詩皆孝子之什先王之以孝教天下蓋如此第令今之世有明樂者而採聲詩以章孝治則許氏之琴儻亦有譜而傳之者與白華何異焉余鄙陋素昧音奏屬新有家戚念老親甚夜過太初爲援琴如曩時憑几聽之悄然而憂淒然泣欲下幾不能卒其亂也曰異哉琴昔之琴也何其悲哉將子有思乎其余心之思乎噫余殆得之余心也非能得太初之心也向使余能知音若鍾子當不待宮羽之定而知其爲許氏白華矣寧至今日哉余移疾南棹幸而得請家傍鏡湖波平月華中流艤一舫安得邀太初爲操一再弄易其悲而爲樂也然太初好游豈無意越山水乎庶幾遲之書以質許君因爲斯堂記焉

遊洞庭山記

歲乙未予再以告歸道金閭友人袁中郎爲吳令飲

中語及後會時方食橘曰予埃此熟當來遊洞庭明年夏秋中中卽書再至申前約而小園中橙橘亦漸黃綠矣遂以九月之望發山陰弟君奭姪爾質曹生伯通武林僧真鑑皆從丁巳抵蘇止開元寺中卽方臥疾新愈談於榻之右者三日壬戌始渡胥口絕湖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遊毛公壇林屋山昇至天王寺宿甲子取徑西小湖登縹緲峰下宿上真宮乙丑遊大小龍山以小舟橫兩灣而渡遂躋石公回宿包山謀以次日往遊東山以歸丙寅東北風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霧欲去不可霧稍霽輿而行湖濱去湖咫尺不能辨湖水循大明灣始見日遂至消夏時忻州守蔡公使人餉之包山餉者道遇遂入謁飲焉宿其弟上舍齋中明日登飛仙汜舟憇衆安洲上相與至寺攜具酌之詰旦始涉湖而返距其往七日矣而竟不及東方雨霧時端居無事雜書所見聞凡七則至開元復續其一夫一山之景日有異觀一日之觀人有異趣當獨趣所會雖所偕遊不可告語況後先於茲者哉而又何足以宣之聊志歲月爾

萬曆丙申孟冬一日記

其一

林屋洞有三門曰雨洞丙洞暘谷洞丙洞甚庫其深不能隱尻徒名耳暘谷可數十步輒塞惟雨洞爲大當洞口有如夏屋者潦水據焉刺頭望之陰晦莫可測湖中東西山皆名洞庭未知更有洞山庭山也其名蓋以兩山宜最尊大而反若培塿焉從山腹直過不逮半矢入是洞淺者猶數里迺出真行湖底矣山上怪石錯峙不可名狀大抵類虎林飛來山夫昔所謂羅封氈裹萬斛之艘千牛之挽輿致一二帝都禁苑侈然偉觀者今若樹林牛羊充斥糝雜略不恡惜遽爲鄙夫一日之有箕坐而歎遂有傲色暘谷洞上有李彌大磨崖無碍庵記就而讀之欲尋易老室遺址而不可得彼築室以處者而不能竟有之復悵然而去

其二

洞庭山之觀春梅花仲春梨花夏櫻桃楊梅秋橘橙其族之所聚連林廣囿彌望無極而各以地盛游梅

於涵村櫻桃於後堡梨花角菴橘橙東村天王寺天
王僧守菴者善藝植其所種稠直蔚茂踰於東村人
東村人師之予始自後堡登岸步躋包山明日宿天
王寺寺如在橙圃中也數百畝間殆無雜樹今歲特
穰初熟而未翦其觀蓋可知君奭曰人之咏是者金
子火珠丹房翠苞若是皆澆之耳宜更求雅稱者而
竟亦不能得然世惟比人不識橙橘苟識者而讀吾
記其富麗晃耀之狀寧須一語亦誰敢下一語邪寺
後卽桃花塢而絕不見桃僧云舊嘗有十萬樹守菴
爲雛僧時寺賣其實尚七八千餘觔然桃易蛀不能
老壽伐而薪焉今橙所處其地也守菴年七十餘折
一足兩木扶之行貌甚古直談種樹甚詳爾質遂受
其術而書之

其三

山水以相遇而勝相敵而奇長瀑大溪介於甌閩之
山細若紳帶矣江湖大壑中雖有孤嶼絕島汎焉若
漚此有以相遇而非有以相敵善乎蔡昇氏之言是
山也以七十二峰之蒼翠矗立於三萬六千頃之波

濤徧行天下，惟是有之，信哉！遇矣，敵矣，雖然猶未也。予兩日行山間，所適各一二十餘里，皆平行空曠，帶以叢薄林幽，果香石細，泉響徑路縈繞，屐策恣進，倏然放目，迺覺在巨浸中，人境四絕，始爲之心悸，蓋已忘其爲湖也。及至消夏灣，高閣相比，家有程卓之貲，塵市之間，盛若通邑，併忘其山，斯又域內希絕之事矣。

其四

自胥口望太湖，頗憚其廣，揚颿行，少頃抵中流，而諸山四環之，似入破壘中也。目得憑杖，意更安穩，顧反謂之曰：此樛面耳，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豈欺予哉！登縹緲峰之日，日色甚薄，煙靄罩空，峰首旣高絕，諸山伏匿其下，風花雲葉，復覆護之，於是四望迷謬，三洲遁藏，浩瀾之勢，得所附益，渺然彷徨，莫知天地之在湖海，湖海之在天地，予於是歎曰：夫造化者，將以是未足以雄予之觀，而爲此耶？仰而視白雲如水，裂日光從罅處下漏，湖水映之，影若數晦，大圓鏡百十，碁置水面，僧澄源曰：登山之徑不一，從西小湖寺

上者夷故是日炊於寺而登。罡風橫掣人每置足自固。迺敢移武攀石據地。僅而得留。至頂蹲巖間。引逗竊望。便縮避。以其遊之艱。不可輒去也。更相勉少住。然以不可竟相引而下。

其五

瞰湖而山。宜以觀之。親疎寬隘。爲勝劣也。縹緲峰於諸山最尊。受五湖三州之全。觀宜最勝。然其居復絕。風氣所劓。礪遊者不可久。輒披猖去。其爲樂常不償其勞。吾未有樂焉。瀕湖之山。惟大小龍山石公最親。以其稜骨剛猛。能與衝波怒濤。終日百戰而不北。巖竇嵌空。投納濤瀨。又類懷而柔之。幽宮水府。百怪潛穴。而遊者得娛狎嬉笑。暢適其上。故足樂也。孟冬之朔。自縹緲峰下。宿上真宮。辰起行二里。爲大小龍山兩龍之石。如林屋而下。窮於湖水。齧其膝。穿入之。反在石下。石踞之若浮焉。伏而聽之。匝匝鏗答。如縣作於窟室之底。其石坼處。或數丈。或漏如鼠穴。水流其下。皆可俯而闕也。而大龍之石更奇。其橫出雄峙。鴛鷺於水涯者。予必爲之跨。其脊躡其頂。羣而伏者。必

穴其匈而入焉每有獲輒盛誇譽題爲第一及至更
一處復謂勝之輒更其題所謂如積薪後者在上矣
其六

遊大小龍山之日渡消夏抵明月灣烙餅小庵中食
之相與言曰今日之遊樂矣雖然茲湖之雄而未有
層閣傑觀如晴川黃鶴者數成之丘山石瑣碎無以
稱焉予所憾也蓋菴中所望者石公之陰而以爲止
是耳少焉循山而東山石皆屏立高下絡繹拔地各
數十百丈偉特嚴麗瞻視驚聳長天遠波浩焉而來

兀焉而應飛舞澎湃有所彈壓氣沮意帖不敢前進
於是湖山之偉始合如客得主如百萬甲騎得所將
帥予遂再拜斂服懲前之失詞壁稍上有崖嶄然少
空其中巖舍人激爲疏土而榜之曰歸雲洞折而北
有如拾級者曰雲梯其下石撻數十畝坐可千人曰
千人磯巨石立波中類人者兩曰石公石姥千人磯
平亘水溢半入水遠望白頭浪如連山久之始拍岸
爲石扼或不得上一二勍者超而升徑來撲人予輩
皆大叫共舁巨石撞之與爲敵蓋湖之觀於斯極矣

石公大小龍遇水落時小舟緣厓行其山足空洞處
皆可坐大者可布數席羣飲其下今以湖漲故不可

入

其七

諸山勢皆涉而登惟石公梭龍頭三山斗出於水復
似欲涉者而石公山稍近梭龍頭從高處望如蝦鬚
也就而視之又如人斂手將揖未合處有圍洲浮其
中曰衆安有山平若几障其外者曰蕨蕨所不遠有
引右股蔽之者曰驛此消夏灣也居是灣者類繚垣
設屏而重閉之卽如形家言世鮮有比灣南北左右
各九里其後正直縹緲峰前若自爲小湖不與太湖
相通關登蔡氏會心樓眺之水之觀盡矣渡衆安洲
回矚居者粉垣髹扉櫛比於煙翠而岸之觀備兩傍
山麓雜樹翳然霜後鴨脚楓柏爛焉作花青松翠橘
參差繡縹小舟黃綠葦間左右應之不知頸之旣痛
也始予從龍頭徑渡望知其美而亟於歸故未及遊
然意結如痼其後三日復飲於蔡忻州氏登其樓明
日汎舟灣中而痼遂釋矣

其八

余曩年讀蔡羽洞庭記知有是山又以茲山知羽也後四年始至山中忘齋其書以來然尚能誦之其朗峻高潔可與柳宗元永州李孝光雁宕諸文等伍意其奇士亟欲就鄉人問之天王寺僧澄源者好事知文墨爲余言羽卽西山人也山有東西蔡村族最盛而羽怪誕有三間齋已處其中縛藁爲一大儒令腰膝皆可屈折繫兩旁室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爲解而寘傳註凡笏每開卷便大詬曰某甲謬甚叱童子牽以來蹠而杖之而寘大鏡南面遇其著書得意輒正衣冠北面向鏡拜譽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尤以善易自負故稱易洞也羽本號林屋年少未知書日與羣兒走山巔放紙鳶爲戲其母數戒之必泣下遂折節誦讀以詩文名後貢爲翰林孔目祖昇亦有文名卽撰震澤編者也

遊台宕路程

九月廿七日癸巳發足甲午早過嶠壩巳時揚帆行觀蔡山湖未至三界二里宿乙未過嶠浦謁清風廟

歌石屋詩凡再過申時步上竹山頭十月朔丙申早
至嵯問海門疾留飯飯後行晚至南明丁酉觀千佛
巖坐上方僧房望月峽遂登絕頂碁枰石飲茗法輪
石上午後入新昌飲呂道州家還宿寺中戊戌發南
明入城飲俞春元家巳時行二十里過小石佛舖觀
呂尚書祖墓二三里過桃墅廟沿惆悵溪又行五六
里至斑竹山有峰嶺如蓮花初開山景始佳土人言
從斑竹小峰橫渡有洞名桃源又數里至三盤盤盡
遂躋慧墅嶺暮宿太平菴門有竹栢甚幽戊戌從太
平菴行二十里有小村落半里至牛姑嶺嶺高五倍
慧墅數折遂上絕頂衆峰壘壘平處如案上覆盂又
如佛頂上螺髻車馬行其上乍低乍昂如蟻虱從螺
中蹒跚也始予游五洩上響鐵嶺嶺窮忽爲平野溪
流峰峙聚落雞犬略如下方十里始下山意殊異之
及登慧墅其上平衍略如五泄紫閭乃悟向所見亦
恒事耳不謂復有牛姑也譬如層臺重閣梯磴累進
爲觀益奇矣台山如百由旬大寶蓮花躡頂上行如
在鬚辮上二十里山忽微窪下望忽見平疇古木梵

剝隱見蓋萬年寺也寺前後皆巨杉大俱二十圍峰
澗迴合形勢幽曠有南北二藏經皆貯以重屋後有
立雪齋精潔可喜

飯後趨石橋五里經萬松庵

微闢爲崦水竹可愛從此至石橋嶺下皆深澗美樾
水行石上巖出溪表真幽絕之境雨中褰帷望之連
稱大奇惜不與同行者賞之過小嶺下趨望見銀瀑
未至上方廣少折而下爲曇花亭亭下卽石梁巳亥
再觀石梁遂下趨有廢亭址仰望飛梁巨溜其觀始
佳是日遂登華頂下宿於天封華頂寺上登二里許

至頂有禮經臺降魔塔稍下半里有太白書堂右軍
墨池寺下有方塘數畝金鯽數百尾天封羅漢像甚
精庚子從天封還趨華頂後路踰高察嶺度寒風闕
行約三十里從支徑入大慈寺此定光所記銀地也
寺東南有佛隴二字還登大路由銀地嶺至塔頭真
覺寺卽智者塔全身處從嶺上望高明寺如井中也
少憩真覺遂下趨寺新鑄鐵像甚精後有白華庵寺
左右巨石如屨兀立正方其下常叢生蘭蕙故名香
谷巖稍東有靈響巖趨而右有圓通洞洞斜下有盤

石二重可坐觀瀑是日宿於寺寺僧多善遊意菴午
亭曾有丘壑真無盡師弟子也辛丑偕高明數衲還
上金地嶺過塔頭折而踰從仄徑步下觀龍潭夏英
公竦有銘瀑水蜿蜒石上石常爲水所磨盪滑甚不
可置足水濶處令人負而涉下有石井不能究觀也
復上攀險行數里人皆喙息爲桐栢岡久乃得平地
約行十里下瞰川原有小山環繞中闢一境卽桐栢
廢宮宮僅三楹祀三清右小屋有夷齊石像甚古旁
設大庾度粟卽宮田官收之耳飯畢步往觀瓊臺雙
闕奇甚然從上望之其峭塹殊特之趣十不得一若
從澗入踰石門限且躋且涉乃盡得其幽奇耳恨寄
途已謬所躋險絕不能下觀悵然而去初從真覺來
至桐栢以爲迫邇人境在平地矣逮下趨石梯數十
轉不啻萬丈乃及山趾更相與歎茲山之高絕不知
其身之從天而來也下山七里過紫凝一名飛瀑山
卽天台賦所云瀑布飛流以界道者也又數里望見
赤城其後拔起四五峰如筍最後一峰特嚴麗四面
壁立皆方色真作紅霞色也若今敵臺奇峭不可狀

時日已晡，蝸繞而登，至半山有巖甚巨，如夏屋架楹，爲寺。復上千級爲上巖，亦依巖爲寺。道家名爲玉京洞天，前蔭美竹，從竹間見晚煙，野色甚媚。絕頂有古浮圖，迫暮不及登。下山已暝，秉炬行六七里，始至國清。其規模宏壯，當在淨慈靈隱之上。大殿法堂皆新成，有新賜大藏，藏閣經始未就也。宿塔院，晨起循覽，寒拾舊竈，右方藏堂，殿前二方幢門，外左岡浮圖，萬工池，已厥淤。池上有七佛小塔七座，遂行數里，經天台縣七里鋪，觀蟠松，又四十餘里，飯華嚴寺，二鼓至台州。浮橋登舟，明日午刻至黃巖，薄暮步入郭，謁同年蔡禮部。甲辰發黃巖，早渡盤山，於嶺頭望見有異峰如數朶花萼，又有若大林者二，其上黝黑而下似疏明石也。而幼美兄真以爲茂林，詢之卽雁山之郭。下嶺時隱時見，將至嶺店驛，其觀漸親。諸客皆喜，若適都見天寧浮圖也。晚宿驛舍，門內有豫章樹四人，縈手繫之，不盡十咫。後庭羅生，皆美人蕉。路傍多茶梅盛花，乙巳行五里，至章義樓，始入雁山。山色如古敦彝，所謂丹砂翡翠瓜皮大綠靡不畢具。體骨旣異。

姿復嫵秀他山輔之若龍蚓鶴鶩絕類而上矣觀老
僧巖至謝公嶺未度折而東半里至石梁洞始讀李
孝光遊記云石梁如巨梯倚屋檐端不得其狀迨至
其下始信蓋洞口石忽拆而其端斜綴於右闔不甚
肖梁真梯耳洞明敞可坐數百人黃巖令令人張席
其下久之始出踰嶺入內谷客皆驚咤張口不復闔
始行谷外見玉璞遽謂之玉也從澗口度所見尤異
亟欲下趨昇者曰此靈峰路也遂昇以進澗左右巨
峰如置屨諸峰拔起矛槊旂幢如行武庫憩懸石上
有潭澄綠復進有石類橋而中郤下有潭曰照膽色
如藍靛深澈可喜至靈峰寺寺右有羅漢洞李孝光
云如合兩掌從合掌根直上千級者也闢爲數層平
臺臺上設大士及十六羅漢像其言從壘處望青天
如片冰亦善喻也洞前諸峰異名孝光取其雅語若
偃芝駢筍俱酷似其異名他處往往有之然皆強名
不若此之逼真耳洞以矩那稱宋末邑人劉允升者
始斲石路築臺置欄楯傾貲營構事具石礪人或言
其鬻二女以繼之今有居士像及二鬟者其女也出

澗行六七里崖巘奇壯皆如崇墉麗譙至響巖忽層
壁錯峙如水忽濤浪木生槎節疑其中有異境甫方
至遂急趨靈巖詢寺僧云從此入卽淨明寺廢址五
峰記中所言著屐從屋牕中出尋有石階八九轉夾
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池水者是也今
亦謂之一線天旣宿靈巖謀以詰辰還覓之惜雨不
果雁山四大景石梁龍湫及二靈石梁稍劣龍湫以
水勝耳石林之奇無若二靈靈峰銳而富靈巖簡而
壯丙午過觀音巖踰馬鞍嶺觀龍湫剪刀峰飯能仁
寺越四十九盤過窰嶺宿窰輿驛丁未過白沙嶺望
大海至樂清入舟夜半至館頭易舟涉甌江早晴江
行雲物甚佳辰刻至江中孤嶼止僧蓮泉房循覽江
心寺文卓二祠登東西二浮圖晡時黃四如山人蔡
孝廉來訪戊申偕黃山人步入州觀王暘谷園宅松
竹甚美出南門買舟游陽湖觀王氏別墅飯墅傍小
菴放步數里訪三隱還江心移索入舟宿明日乘潮
行七十里且至青田又明日經石門洞步上觀瀑癸
丑辰刻至處州游南明寺觀石梁高陽洞天搗葛稚

川米南宮大字明目登陸踰馮公嶺飯卻金館晚至
縉雲宿丁氏祠乙卯發縉雲約十里過姑婦峰下從
仄徑渡水觀仙人榜山峭壁里許石根或如蟲蝕蝕
處甚類人足跡者曰仙人跡巖本險絕上瀕下削不
可上趾有石拒人類戶鄭中丞爲刳其腹再折而升
鑿細徑崖腹如引繩纒容兩屐其瀕出處可庇風雨
如行修廊也度板屋鑿益險迫約百武有精舍祀老
子顏曰超妙中丞田居時中丞與鍾息
於中今尚有道士守之循故跡下有溪漚石壁下
可汎舟而遊榜曰小赤壁宋人刻名姓凡數方由仙
榜巖行五里卽見石筍峰初車從嶺頭下視筍又從
外遠望之類粘綴於山不甚殊特意謂小於靈巖之
天柱及步入上清宮出筍背乃懸絕特起至其下仰
睇之眇不見其頂之所屆乃知其峻拔高偉天柱不
及也峰首有松十餘株相傳上有鼎湖湖有蓮花金
色近誕宮前有宋人刻詩二碑詞翰皆美道士畏客
聞人聲皆竄去有一老翁升屋上令人大呼問宮後
金龍天堂二洞所在擿其耳以對乃返石筍根下筍

腰有立石附生長數丈類人枝指曰童子峰其林立
山麓若童子者不可算欲攀援上觀之徑窮而止初
暘谷有三洞中洞若青荷葉舒而榦下挺似別爲兩
牖者右方有穴規圓若日月者二其一差小從穴中
可度西洞其東洞多宋人題名李陽冰有篆書初暘
谷三字今不可覓

陶文簡公集卷之六

終

